



三位革命媽媽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三位革命媽媽

本社編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三位革命媽媽的鬥爭故事。“革命母親張龍地”介紹了閩西革命媽媽張龍地三十多年來堅持革命鬥爭的英勇事跡。“朱大媽戰鬥的一生”介紹了革命媽媽朱姚一生追隨着革命，從城市到鄉村、從艱苦走向勝利的光榮道路。“憶阿媽”介紹了閩東畚族革命媽媽阿媽的鬥爭故事。她在革命艱苦的日子裡，不怕艱險，掩護革命同志。這些革命媽媽的光輝形象，生動地表現了我國婦女的崇高品質和對革命事業的不朽功勳。

三 位 革 命 媽 媽

林 浦 插 圖

百花文藝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天津市錦州道6號）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8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天津市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 1/4 字數21,000

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117,530

录

革命母亲張龙地……………刘大为(1)

朱大燭战斗的一生.....端木蕻良 (14)

忆阿媽.....吳鴻琴講 (25)
邦成章、儲修芝記

革命母亲張龙地

刘大为

我面前放着一张照片，它长久地激动着我。照片上：一位年近80岁的革命母亲，紧紧地握着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手。站在中間的是邓子恢同志，他欢快地微笑着，为她实现了想会见革命領袖的宿願而高兴。

現在，讓我們来听听这位革命老媽媽自己講述的故事吧！

貧困的童年和青年时代

我叫張龙地，福建龙岩东肖区黃邦村人。我生于1881年，旧历八月初五。父亲是賭徒，母亲做工。在封建社会地主剝削压迫之下，家庭生活困难，再加上歧視妇女的思想作怪，母亲不爱我，出生还不到一个月，就把我送給邻居撫养。

六岁，我帮助家里做工：拾柴、拔鴨子草、松树苗，整天的劳动操作仍然換不到半筒粗米，經常使我餓得半死不活，骨瘦如柴。

才十三岁，我就和乡亲们到地主家里当采茶工，第一天，地主的管家婆嫌我采得不快，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頓，我一个人在茶树下流泪，同伴們便过来安慰我。正是劳动人民的

心，第一次使我感到温暖；也使我勤劳起来，我往往是天不亮就起床，偷偷地帮助年岁較大的女工們洗衣服。

24岁那年，我和勤劳朴实的农民梁双貴結了婚。兩人一年到头地辛勤劳动，可是，割下的稻子只够兩個月的口粮。后来，連我年幼的兒子也参加了沉重的体力劳动，一家子还是吃不饱，穿不暖……。

为什么劳动者无衣无食，不劳动的反倒吃魚吃肉？我当时弄不清楚。

找 到 了 党

1927年，在离我們村子不远的后田村来了一位小学教員，他为人正直，和气，沒有旧知識分子的臭架子，喜欢和种田人攀談，穷人也欢喜和他談心。他白天教書；晚上，就在小学校的竹楼上和許多貧苦的农民談話。那时，我已經四十六岁了，也常常由黃邦来到这里找他。

有一天，我們又和教員談起农民的苦日子：一年的劳动果实都交了租，納了稅，只地主張文炳等三戶人家，每年就收地租十多万斤粮食，你想想：哪里还有穷人的吃喝……。

教員先是听我們講，后来就放低了声音，严肃地对大家說：

“听说共产党很好，为了穷人的利益，反对地主收租，反对苛捐杂稅；要按共产党的办法做，以后种田不交租，不納稅，咱們穷人的日子就好过了。”

大家听了很高兴，但也有人不大相信：“有这样日子过，当然好啦，可是，会这样嗎？”

“会这样的，因为有了共产党就会这样。”教員肯定地說。

“那，共产党在哪儿？”大家兴奋起来。

“找到共产党，你們敢不敢跟共产党去？”这回，是教員問大家。

大家斬鋼截鉄地說：“一定跟共产党去！”

.....

第二年，我真的找到了党，由吳根照、邓紹海介紹我加入了共产党。我們党員常常在小学校里举行秘密會議，这时，我才惊喜地發現，原来，小学校的教員就是当时我們党的领导人！从此，他又經常在党的秘密會議上給我們講革命道理：开始先講农民都关心的事，从什么“种田不要交租”“欠債不要还”“結婚討老婆不要錢”等，一直談到我們將來要建設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……。

你問那位小学教員的姓名嗎？好吧！告訴你：他就是現在我們国务院的副总理邓子恢同志！

向敌人夺取武裝

邓子恢同志常常對我們說：“革命成功才有好日子过，打倒了土豪劣紳就有田分；要打倒土豪劣紳就要組織好群众，領導好群众。”

当时有的党員提出沒有枪，不好办。邓子恢同志就意味深長地說：“沒有枪，不要緊，管土豪惡霸要！管国民党匪軍要！一步步地来。”

这年春天，国民党陈国輝匪軍好几百人，从龙岩到东肖

区一带来骚扰，包围了好几个村子，搜捕我们党的同志。当时，組織上布置我和謝炳照、陈四姑、張秀地等四同志在东坑矮脚作工。我們眼看着匪軍包围了村庄，又退走，說实在話，那时，看着匪軍肩上背的步枪，真眼饞哪！

我和謝炳照等三个同志，躲在祠堂后面小声商量着：

“等匪軍大队撤走之后，咱們截住落伍的匪軍，干掉他，把枪繳过来！”

我們的“作战方案”是这样：謝炳照同志力气大，用一把鋤头当武器，躲在祠堂后面，突然襲击前面的散兵，后面的由我們三个女同志負責。

真巧！我們剛商量完，就看見远远地有三个落伍的匪軍，斜背着步枪踉蹌地走来。伏击战立刻开始了。

謝炳照勇敢地跳出来，猛然一鋤头，打倒了第一个。

我紧跟着跳出来，学着男同志的口吻，粗声粗气地高喊：“同志們！冲啊！一排，跟我来，二排，包围好……”

大概，陈四姑算是一排吧，她紧紧跟着我冲上去，張秀地也像二排那样“迂迴”到另一个匪軍旁边。說来可笑，另外两个匪軍，早已吓得扔下步枪，举起双手，混身直篩糠。

我們繳获了三支步枪和好几百發子彈之后，对匪軍說：“共产党寬待俘虏，放你們回去。記着，以后別再替地主殘害穷弟兄了……”

打土豪，分田地

这时，龙岩东肖区一带，以后田村为中心，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領導啓發之下，政治觉悟有了普遍的提高，共产主

义思想萌芽日益滋長。特别是农民在党和农会领导之下，向地主展开“二五”减租的革命斗争胜利之后，貧苦农民都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。党为了在青年中灌输共产主义思想，設立了青年夜校；还設立了青年国术館，备置了：刀、枪、劍、戟等武器，鍛煉青年体魄。党就这样利用多种多样的群众团体的組織形式，做好了暴动起义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充分准备。

1928年6月21日，党决定發動群众进攻龙岩城，由邓子恢、郭滴人等同志直接指揮。首先，在东肖区白土鎮声势浩蕩地集中了六、七百人；为了激發群众斗争情緒，当天在白土鎮沒收了反动資本家余盛的百貨布店、反动地主張仰文的家产；同时，燒毀了民团头目的住处“奇迈書院”。沒收的东西，立即分配給了群众，同时把沒收来的紅布撕成条条，所有参加攻城的人都在左臂上纏着紅袖章，正式攻城暴动就这样开始了。

那一天，我背着一把大刀，刀把上纏着鮮亮的紅布，風一吹，紅布就在我花白的頭頂上招展，像一团烈火。这时，虽然我已經五十岁了，可是我的心比二十岁的青年人还亮！我的思想比十几岁的姑娘还新！我的行动，正是年青的紅軍战士的行动。旧社会，封建制度、地主、富农摧殘了我的童年；是党和革命重新給了我青春和力量，是党和革命給了我新的生命。

那一天，我和同志們一起到各村去發動群众，我負責發動了二、三百妇女参加攻城战斗，我們一鼓作气地沿着公路前进，直逼龙岩城下，先在西門外布成疑陣：用“九节龙”土

炮攻城；青年人和我們婦女缺乏武器，就想了一个巧妙的方法迷惑敌人：把鞭炮点燃，放在大洋桶里放，劈劈拍拍地响成一片，远远听去，就像机枪連發。陈国輝匪軍龟縮在城里，不敢出来。可是，当时群众缺乏战斗經驗，又沒有远射武器，只憑梭标、大刀和有限的步枪对付敌人的机关枪，还是无法攻入城内。后来，起义群众就主动撤回白土鎮。虽然沒有攻下龙岩，但是这次起义，在政治上大大地鼓舞了劳动人民，并且等于作了一次革命的軍事演習。

紧接着，1929年，毛主席、朱副主席率領紅四軍从長汀开来，經過斗争鍛煉的农民配合紅四軍攻克了龙岩。这一次，我又率領二、三百妇女参加了。这时，全县农民在党的号召下，举行了总暴动，党提出了鼓舞人心的政治口号：“打土豪，分田地！”

到山上打游击

一九三〇年九月間，国民党又派了大批反动軍隊攻占了龙岩，我們的紅軍主动撤退了。这时我担任东肖区苏維埃主席。我們的机关也撤退上山，东肖区組織了游击队，同敌人展开了殘酷的战斗。

九月十七日那一天，国民党匪軍奔襲我們区苏維埃机关驻地，我們轉移突圍，走到半路上，我忽然發現紅旗沒有帶出来，我不顧一切地返回村子，去取紅旗。这时，敌人已經到了村边，子彈嗖嗖地向我射过来，老乡們关心地劝我：“紅旗目标太大，丢掉吧！”

“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，紅旗永远不倒！”我用党时常教

育我的话，回答群众。我终于抢出了红旗。的确是这样！我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，在以后更困难、更艰苦的日子里，我一直都打着这面红旗！我们冲出重围之后，群众都互相兴奋地传诵着：“红旗真厉害，子弹打不进。”

从此，我这个快要60岁的老人，在山岗上，密林里，就过起游击生活来了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经常化装下山，假装有亲戚，到党员和基本群众家里取粮：把米袋子缠在腰上，带上山给同志们吃。有时，我舍不得吃掉群众给我做好的热饭，也一同装进米袋子里，饿着肚子爬回高山驻地。开始，同志们被我哄过了：我说，我已经在村子里吃了饭；后来，有一次，我晕倒了，这一下，大家才明白了，很多同志含着眼泪批评我，说我不该这样……。

游击队的战士们的衣服都破了，党派我和另外十几个同志，在山林里组织了被服厂，一开始我负责事务工作，于是我又常常化装成看望闺女的母亲，或是无依无靠到镇上求医的老嫗，日日夜夜地在敌人据点里穿行。经过群众的掩护和帮助，我从白区买回来不少的布匹，日用品，军用品，以及缝纫机器。我们十几个人担负了全游击队四、五百位战士衣服的供给工作。

革命要經得住血的考驗

有一次，我們剛剛轉移了新的地址，到了后孟坑，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发现告密。国民党反动军队三、四百人包围了我们十几个人住的一个小山寮。我們被服厂里有八位同志被困在包围圈里，一位区委同志当场牺牲。

我抱着二匹斜紋布，帶着兩個工人，兩個婦女，企圖冲出敵人的包圍圈。但敵人的包圍圈越來越小，眼看着冲不出去了，我就把布藏在雜草里，又命令大家分散開來，藏在草叢之中。

我藏在雜草叢中一個小小的溝里，身上又蓋上了草，因此，我能很清楚地看到敵人殘暴、野蠻的獸行和我親愛的同志為革命英勇犧牲的壯烈情景：當反動軍隊搜尋出那兩位工人同志的時候，他倆赤手空拳地去奪敵人的步槍，他們緊緊握住敵人扎來的刺刀，兩雙手都被血染紅了。敵人看看抽不出刺刀，就殘暴地開槍射擊了，一直到他們倒下去的時候，他們還緊緊地握住敵人槍上的刺刀不放，使得持槍的匪軍踉蹌一跤，來了個嘴啃泥。

在這裡，我也看到一個叫做毛炳文的可恥的叛徒，在敵人的刺刀尖下，投敵叛變了……。

敵人到處搜索，三番五次地從我藏伏的草叢上踏過去，把我的頭部踏得鮮血直流，我連揩擦一下都不能。我心里說，血呀，流吧！我會記住的，等着吧！野獸們，我們會讓你們流更多的血來償還的！

天快黑了敵人才撤走。我一面擦着頭上的血，一面爬到犧牲了的兩位同志的屍體旁邊，憤恨地哭起來，我跪在他們的屍體旁邊，默默地發誓：

“親愛的同志！我一定為你們報仇！可是，我現在還不能把你們的尸首掩埋，我要馬上去報告特委^①，要他們趕快轉移，

① 黨的領導機關

以免被叛徒出卖。同志呵，等我报告回来，再埋葬你们……”

另外两位妇女同志，听到我的哭声，爬过来和我联系上了。我鼓励她们“革命者要同生共死，經得住血的考驗”，改变了她两人想回家的念头，并叫她们分头去告訴别的同志轉移。夜来临了，我深一脚淺一脚地往特委住的地方走去，我滿头是血，这时才觉得痛！走啊，走不动了，爬！为了同志，为了党的領導，为了特委的安全，爬也要爬到。我用尽一切力量，终于爬到了特委的駐地，我昏倒过去，但，要保存住党的領導机关的意志使我很快地苏醒过来：

“毛炳文叛变了，同志们馬上轉移……”

說完这句话，我才第一次意識到我的身体受了伤，但也怀着兴奋的心情在想：我这个60岁的人还真能爬过好几座大山呢！

在荒山上坚持斗争

一九三八年，我們党領導的新四軍，在邓子恢等同志率領下北上抗日了。邓子恢同志临行之前，耐心地反复地对我们进行教育，传达了党中央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……，我們含着眼泪送走了亲人。

在我們党所領導的武裝北上抗日不久，挂羊头卖狗肉的国民党又背叛了两党合作的諾言。他們首先發动了皖南事变，紧接着，在龙岩，又向我們党进攻，大肆逮捕各村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这时，党分配我一面在家生产，一面进行党的工作。一个細雨霏霏的晚上，国民党匪軍来搜捕我，在群众的掩护之下，我逃到一个沒有人烟的荒山頂上——盐山

头。这里，沒有一粒米，沒有一間房，怎么生活下去？后来，山下的基本群众知道我在这里，冒着生命危險給我背来一斗粮食，这时，我已經兩天水米沒打牙了。过了几天，我終于又和党接上了关系，党又領導着我在更艰难的环境里同敌人斗争。

后来，敌人又增加了兵力，到处修筑碉堡、炮楼，我們的工作更加困难起来，有时下山工作連山間小路都不能通过，因为，一到夜晚，敌人不但在这些道路上設置埋伏兵；还撒下石灰，寻查脚印，企圖發現我們在大山上的住处。敌人再狡猾也难不住我們！好吧，你埋伏吧，撒石灰吧，你老娘从小河里走，从这块山石跳到那块山石上前进！这样艰苦的行动，使我和同志們的脚被扎烂了；河水里青苔又多，我因年紀大了，身体弱些，常常讓青苔滑倒。但是，再苦，再困难，只要我們能和群众联系不断，使他們知道党的力量无比坚强，我也会感到幸福。

越来越困难了，敌人封鎖了所有的山口，不讓群众供給我們粮食，于是，党命令我帶着我的兒子金明留在盐山头开荒；其他同志轉移到别的荒山上去开荒。打这时起，我和金明又开始了新的革命工作：有时金明放哨監視敌人，我开荒，有时我放哨，金明开荒，就这样苦干了一年。可是，第一年没有什么收成，吃什么呢？不要紧，革命者是餓不着的，挖苦菜野草吃！挖野笋吃！有时，县委負責同志讓我兒媳婦偷偷背上来一些大米，我舍不得吃，全留給时常来到这个荒山上养伤的同志們吃。我像爱护我亲生子女一样照顧着这些为革命負伤的战士，我常常在夜間往返二、三十里路，爬过好



几座大山，去采挖草藥給同志們治伤，当同志們的枪伤痊愈了，又要回到游击队里去的时候，那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。

深入到敌人的心臟去

敌人一面組織保甲联坐，移民并村，搜山围剿；一面和反动地主勾結在一起，收租夺田，妄想扑灭留在閩西的革命火种，恢复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。国民党常常散出謠言說共产党剿光了，共产党再也回不来了，强迫着农民把分得的土地退給地主，逼着农民給地主交租……。

我們党决定：要在东肖区所有的角落張貼标語，警告反动地主阶级不准收租夺田。我从大山上下来，接受的任务是：深入敌人心臟，把标語貼到住滿了国民党匪軍的白土鎮去。

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，沒有月亮，星光滿天。我依靠地下关系告訴我的路綫，走到了白土鎮。反动的匪徒們到处放着哨，有时还成群結队地出来巡查。我从小路摸到白土鎮村边一个炮楼附近，然后沿着街道兩旁的人行道，蹑手蹑脚地走到炮楼背后，悄悄地貼上了第一張警告反动地主的标語，随即又到鎮公所去貼。这回，我挎起預先准备好的竹籃，籃子底下放着标語，上面摆着大米飯和漿糊，假裝討飯的老婆婆，夜晚在街头流浪。我趁机把所有的炮楼，廣場上的講演台，天后宮庙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标語，为了不連累群众，專門把标語貼在公共場所……。第二天，在伪鎮公所，在炮楼的牆壁上，在所有的东肖区的各个角落里，都張貼着：“收租者杀！”“反对收租夺田！”“地主不收租給他生路！”的革命标

語，大大地鼓舞了群众。人們到处傳誦：“昨夜咱們的共产党回来了呵！”“共产党反对收租夺田！看地主还敢鬧騰不？”地主們都害了怕，反动头子也在心里嘀咕着：为什么連炮樓和鎮公所都貼滿了共产党的标語？

就这样，从抗日战争时期，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。虽然我們党的武装部队北上了，但是，由于我們党紧紧地依靠着群众，真正做到了紅旗不倒三十年！

革命母亲的今天

現在，我們这位革命的老媽媽，是中共龙岩县委委員，龙岩妇联名誉主席。虽然，她的高齡將近80岁了，可是她还說不老。今天，她也正和全国人民一道，鼓足革命干劲，向着社会主义跃进，她仍旧举着那面光輝的三十年不倒的紅旗，在前进！